



解放战争小故事

馬 駕 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三篇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的一些革命战争小故事。这些故事中有写解放军英勇作战的，有写国民党反动军队愚蠢无能而被俘的小故事，有写苦难的中原人民终日渴望解放的故事，也有的写了军民亲密一家，相依为命的革命斗争故事。

这是一本使人感到亲切而有教育意义的书。读了这本书，可以使读者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当年解放河南的一些情况，而且也可启发我们的思想觉悟，知道胜利得来不易，从而更加鼓足我们的干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解放战争小故事

馬 駕 編

米俊峰插图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开封日报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登号：2056

787×1092 1/32 · 1 - $\frac{1}{2}$ 印张 · 32,000字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88册

統一書号：T 10105·426

定價：(5)0.12元

前 言

这个小册子，收集的是一九四七年解放軍渡黃河南下时期中的一些小故事。

这些小故事，是我过去收集的一部分資料，經過精选編写成的。我认为象这些反映当时革命斗争情况的故事，应该使更多的人看到，使更多的人从中受到教育。因为在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中，应当回忆过去党和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打败卖国贼蔣介石武装的艰苦斗争；回忆在过去战争时期中无数人民的英勇事迹，从而，使我們認識党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正确，提高我們的共产主义覺悟，鼓足革命干劲，藐視困难，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更好地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編写这个小册子的目的和希望。

这些作品，都是当时部队上的一些同志写的。絕大部分文章作者的名字可以查清，个别文章作者的名字已經很难查清了。我現在整理只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作了些選擇和編写工作。在編写过程中，曾得到河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編輯室同志的大力帮助。但是由于自己水平很低，初次尝试这种工作，一定有不妥或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同志們看后提出批評指正。我相信，这个小册子包括的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閱讀者会从中得到一定教益，增加革命干劲，鞭策我們不断前进。

馬 駕 1959年5月20日

目 录

强渡黄河.....	寒風、艾柏 (1)
解放古都——洛阳.....	馮牧、靖国 (4)
曠野上的蔣匪軍狼狽相.....	(9)
柿子树上的胖“中將”.....	唐西民 (11)
战地目击.....	杜炳茹 (13)
高山鋪战斗散記.....	縱 司 (16)
南征拾零.....	(24)
十月革命节 那一天.....	曾 克 (29)
老百姓心目中的 人民县长.....	馬 宁 (31)
我 們的工作組.....	赵玉泰 (34)
人民的好战士.....	孟庆堯、陈勤 (36)
班长象母亲.....	(41)
紅十二連在陣地上.....	(43)

强渡黄河

寒風 艾柏

在一九四七年安阳战役結束以后，我軍准备乘胜向南进军。

蔣介石見我解放軍积极准备反攻，想利用黄河天險来阻止解放軍的前进。匪軍并企图在南岸数百里內，修筑坚固工事。河边有集团堡垒及散兵坑，构成了无数交叉火网，远可以封鎖渡口，近可以阻击我軍登岸，并摆下了重兵。此外，敌人还强迫沿河农民組織“河防队”、“听水队”等等，日夜在水边窺測，以防解放軍强渡。

一日，刘邓大軍的一支队伍向着黄河渡口前进。

炎熱的太阳照在战士的脸上，臉都晒得紅黑紅黑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淌着。半月前自愿参軍的新战士刘金柱，双脚打了十多个泡，但肩上还扛着两支枪，一支是自己的，一支是“互助”一个病号同志的，他边走边唱：“毛主席好比那高山紅灯……”。王連长在昨天休息的时候曾檢查了他的脚，現在打算把病号的那支枪接过去，但是，刘金柱却象小孩似的倔强，連叫看一看也不叫，边走边嘮叨着：“这点小任务还担負不了，咋能渡黄河！……”

時間到了下午，部队在一个树林里休息，大家心里都明白：前边不远就是黄河，我們今天就要冲破敌人吹噓为“能擋四十万軍队的黄河天險”，創造揭开大反攻序幕的历史壮举。

“同志們！”首長在作強渡黃河的動員時說：“我們要保持過去的光榮，今夜我們要沖過河去，粉碎蔣介石的黃河戰略部署，粉碎他以黃河天險抵擋四十萬大軍的迷夢！我們要打响反攻第一炮，解放南岸老百姓，來紀念我黨誕生的二十七週年。”听着教導員短促有力的話，每個戰士都興奮地不自覺地摸摸手榴彈，緊緊鞋帶子，好象馬上就要飛過黃河一樣。

尽管敌人用尽心力防守河岸，他們也是無法抵擋人民解



放軍前進的。敵人強迫守在南岸的老百姓，都盼望解放軍的到來，北岸几十里外水手們都自動來幫助解放軍渡河。

拂曉前，細雨慢慢停下來了，天空還飄着陣陣雲霧，我軍的突擊隊已下到浪濤滾滾的河邊。天漸漸地亮了，嶄新的木船已經都運到了河邊，等到敵人發現開槍時，我們的炮火開始了，炮火聲响彻雲霄，黃河和高山都為之顫抖。事先進入到隱蔽地的戰士和“葫蘆隊”，立即一湧而出，推舟下水，木船一只只的橫過河心，水上游擊隊的英雄們大顯身手，為船只開路。先頭的一只船尚未靠岸，勇士們跳下了船，以一系列的戰鬥的隊行飛跑着衝向對面的敵人，明亮的刺刀閃着復仇的火焰在發光，腳下是半尺深的淤泥，石子刺着腳，但這不能阻止勇士們的前進。河灘上工事里的敵人開始了瘋狂地機槍掃射，我們河北岸的掩護火力也開火了。五班長張林祥同志大喊着：“同志們！我們要堅決打響第一炮，完成我們的光榮任務。”口號聲與殺聲混成一片，一直猛烈地衝向敵人。

一、三排也緊接着上來了，大家吶喊着：“同志們！為人民立功不落后，堅決完成任務，掩護大軍渡河！”敵人的地堡在炮彈、手榴彈下飛上了天，地堡成了敵人的墳墓，敵人的防線被衝破了，敵人跑的跑，死的死，來不及逃跑的只得舉起了雙手作了俘虜。

一夜之間衝破了黃河天險，勇士們勝利地站在大壩上，踏在他們腳下的是敵人的地堡羣和死屍；是蔣匪吹噓的可以抵擋四十萬大軍的黃河防線。蔣匪吹噓的“天然防線”就此完全解体。

南岸的老百姓歡欣鼓舞，盼望已久的解放日子就要到來，怎麼會不高興呢！

解放古都——洛陽

打开洛陽的門戶——周公庙

馮牧 靖國

守在洛陽的蔣匪軍二〇六師，把洛陽西關外的周公廟，看成是洛陽最堅固的外圍據點。在此不久以前國民黨出版的一期青年軍報紙上，還曾經夸耀它是“不可攻破的要塞”。它描寫周公廟的工事堅固時這樣說：“周公廟的前沿工事，是最新式的‘雙層袋形集團工事’，敵人想來攻擊，無異于自投羅網！”

的確，周公廟的工事是複雜而堅固的，它背靠西關，南依洛水，北面是寬展的開闊地，西面是屯兵場的西工。要從西工來攻取周公廟，就必須通過一千多公尺的開闊地，周公廟西的前沿工事，就是所謂“雙層袋形工事”，前面是稠密的鹿柴和排列成三角形的地雷羣，以後便是在一片高低不平地形上的碉堡羣；這些碉堡大部分都筑在隱蔽的地形中，上邊是幾個主碉，第二層是密接的工事和雙層地堡，第三層是在地下伸延曲折二里長的暗道；這些工事和周公廟構成了袋形的火力網；保護着這些工事的還有一道兩丈寬的外壕。

凭借着這些工事，凭借着將近一個團的守備兵力，敵人不相信解放軍能打進周公廟。

下午，我軍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炮兵們早已看好了目標，突擊隊已經冒着敵人的火力網向前運動。在黃昏的暮色

中、炮击开始了，炮弹通过一千米的距离在周公庙和野战工事碉堡中爆炸着火花。在敌人的火力被压的逐渐哑默的瞬间，解放军的冲锋号响了，突击队员分成两路，猛虎似地向敌人的前沿工事冲去。一阵阵排山倒海的爆炸声，把敌人的前沿工事打成了一片烟雾，勇士们从烟雾里飞速的爬上了敌人的阵地，手榴弹、炸弹一个个在碉堡上开着花，几分钟之内，敌人所夸耀的“袋形工事”便被解放军占领了。

守在工事里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下余的都跑进周公庙，和我们对峙着，准备着第二道防线的死守。他们没料到，正在这时，解放军的另两支突击队，一支从周公庙北，一支从周公庙南，沿着洛水迂迴打进了西关，象两把刺刀似的插进了敌人的心腹，步步逼近周公庙。等到天亮，周公庙的敌人才发现他们被包围在铜墙铁壁中了，开始感到全部毁灭命运的可怕。

敌人动摇了，准备突围。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的第二次攻击号响了，各种炮火向着围墙和庙顶一齐发射，雄厚高大的庙墙一片一片地被打塌，庙顶上被打得开了无数的天窗，敌人慌乱了。解放军突击队首先从东面进攻，勇士们一面端着枪打，一面向围墙冲去，在东面和南面也开始了突击进攻，十一连的第四班，首先冲到外壕外，一连向围墙里投了四十多颗炸弹。在爆炸的烟尘中，梯子竖了起来，战士们一个个登上围墙。敌人争先恐后地向外逃窜，机枪、步枪丢的遍地都是。还没等他们逃到门口，解放军的战士已经从四面八方冲了进来，一千多名敌军只得交枪当了俘虏。

大战东会馆

东会馆位于城的东南角，里面有十几座坚固的房子，有两个儿丈高的望楼，四围又有十个暗堡和密层层工事包围着，工事外边是一道三丈宽两丈深的外壕，只有一道木桥可以通过，蒋匪军认为这就牢不可破了。

打下东会馆之前，必须先消灭向这里近距离侧射的城上的敌人。解放军某连的战士们，眼巴巴地望着城墙。

一阵炮火之后，攻击开始了，炮弹准确地射向望楼，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赶紧逃下了望楼。三班长刘新旺的重机枪，刮风一样的把子弹送到敌人的枪眼里，敌人缩了回去，敌人沉默了。就在这一眨眼间，刘拉永迅速跑过去，炸药放在桥头，拉响雷管，霎时轰隆一声，随着浓烟腾起，鹿柴被炸开了，英雄们倾泻般地冲进东会馆，企图占据院子进行顽抗的敌人，现在也无能为力了，敌军便聪明的把帽子一歪，放下枪，举起手来。敌人缴械了，东会馆攻开了，同志们互相问好，说笑着把胜利品和俘虏带了出来。

解放洛阳城，活捉邱行湘

洛阳四面已被包围得水洩不通了。但敌人凭着多年修的复杂的工事，疯狂抵抗着解放军的进攻。

总进攻开始了，在蒙蒙的雨丝中，炮兵首先发出了神威，接着各种火力都对准了目标发射。在敌人火力范围内的工事被摧毁了，敌人的火力也被压下去了，在英雄李步周带领下，战士们从墙洞里一跃而出，踏着泥濘向前冲去。在正要

冲上城的时候，敌人的火力又开始了反扑。有些敌人从地道又钻进外壕的工事里，从后边来打我们在城边的战士。前边、左边和右边的火力网包围了我们的突击队。在这紧要的关口，连长安廷兰带着三排冲杀上来，一面向城圈内打了一排炸弹，三两步爬上城缺口，便和第二道城上的敌人打起来。这时，突击队员们一个个地都冲进去了……。

肃清了城圈的敌人，但第二道城门还紧闭着，城楼上的敌人还在顽抗，敌人一个营的指挥所，还在上边响着电话铃。随着突击队的炸弹，我们的山炮火力又开始了，第一炮正打在城楼上的正当中，第二炮又打在城楼左边，把敌人指挥所的电话打得飞上了天空。残余的敌人从最后的碉堡里逃出来，向一个暗孔钻了进去。我们一个战士发觉了，便叫道：“快进呀！这里可以通到城里！”于是勇士们便紧跟着逃跑的敌人从暗道钻了进去。

城门洞开了，队伍一列列地冲进去。走进去便是洛阳大街，大街上到处躺着敌屍和敌人的伤兵，高空的电线都被打得象柳枝似的垂到在地上。我们的队伍，便开始向纵深处的敌人进攻。

敌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带领着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第一团和师部，困守在洛阳城西北角的一所高大建筑物里。据守在工事里的“青年兵”一个个象泥猪一样，两三天没有吃饭。经常有人偷偷的冒着“督战队”的弹雨，逃到解放军阵地里来。于是，邱行湘下个命令，叫把所有可以通到前面和后面工事里的路都堵起来，不死守的人“立杀勿赦”。

十三日，顾祝同转来了蒋介石给二〇六师的电报，要他们“坚守到底，与洛阳共存亡。”可是工事里的兵，却一天

天的少了，大批的伤员躺在战壕里不准回去，据点外边虽然摆着十几门野炮、榴弹炮、化学迫击炮，但却被解放军四面的强大火力压得只能胡乱的打出一两炮，解放军的阵地一分钟一分钟地逼近了。

起先，被“青年兵”们害怕称作“邱老虎”的法西斯“将军”邱行湘还假作镇静，摆出杀气腾腾的面孔，到处督战，让那些士兵们用血来换取他的苟延残喘，每天都下着手令说：“要死守，援兵马上就到了，胜利是我们的！”但是到了十四日上午，连他自己也感觉不能再说这鬼话了，便决定突围，他把那些早已吓得面无人色的参谋、书记、传令兵、马夫都集合在一起，发了枪，组织了“突击队”，又拿出几千万元给防守外圈的第一团一营的官兵，要他们拚命送死，使之能冲出重围。

但是，当他们还没有决定那一个方向有一线生路时，解放军最后总攻的炮火便开始了。野炮、山炮、迫击炮象急风骤雨般地射击，把几所坚固的三层楼，打成一片废墟。半点钟后，原来聳立在围墙中的高大建筑，便成了一片烟雾腾腾的火海。解放军的勇士们，从东南西三面同时向敌人猛攻，冲过了敌人的工事，冲过了桥，从被炮火打开的大缺口冲了进去。

邱行湘的“突击队”，刚一看见解放军战士，便象惊散的羊群一样到处乱跑，邱行湘象疯子似的又跳又叫，枪毙了好几个军官，但是也无济于事。他的头额被打伤了，便换上了一顶士兵帽子，象老鼠一样的钻进了地下室。整个院子被解放军佔满了，在碉堡边，在打坏了的汽车旁，在堆积如山的炮弹壳边，到处都是敌人的死屍和肮脏褻褻的俘虏。烟火

熏得人睜不开眼。敌人堆在楼里的子弹燃燒着，响声連天，持續不断。

这时，解放軍的大批部队都湧了进来，战斗很快地結束了。我十二連的同志們在黑暗里押着一批批的俘虜到西北角集合，正在混乱的时候，忽然从人羣中出現一个黑影拼命地向外逃跑，刘指导員的电筒射着那个人，全場都喊：“抓住！”“抓住！”三排的刘玉斌就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了那个敌人，这就是蔣匪軍二〇六師的中將師長邱行湘。大家都高兴的喊叫起来：

“我們捉住了敌人的師長！”

“我們捉住了敌人的師長！”

战士吳傑幽默地說：

“明天老蔣的报上又該說，‘洛陽在激战中，邱將軍沉着指揮’了”！

曠野上蔣匪軍的狼狽相

“別打了！交槍！交槍！”

今晨企图突圍的敵軍三十二師一三九旅，被我們解放軍打得狼狽不堪，潰不成軍，在野地里乱跑乱竄，个个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两个被追击的敌人跑了解放軍一个連队的駐地，挖工事的同志抬头一看敌人来了，乒乒打了两枪，两个傢伙急忙大喊：“別打了，交槍！交槍！”連忙举起双手，連滾帶爬地跑到我們挖工事战士的跟前，自勁的当了俘虜。

“飞机助战”

企图突围的敌一三九旅，被解放军打得在野地里乱窜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嗡嗡地来了，敌人想：“这回可好了，救驾的来了。”飞机飞到敌人上空，转了个圈，屁股一扭俯冲下去，嘟嘟嘟……一阵子机关枪，飞起来得意洋洋地走了。驾驶员一定在想：“这回我可找准了目标！”我们的战士拍手大笑说：“敌人的飞机给咱们来助战了。”

“俺们也归刘伯承将军指挥”

被解放军俘虏的敌军一三九旅某连的一个文书上士说：“我们在那边（蒋匪军）一听说和解放军打仗都没有信心，不管政工人员怎样宣传，大家都说他们是卖膏药的。那边对刘伯承将军打仗真佩服，校级以上军官是心里赞成表面不说，尉级以下军官公开说：‘刘伯承天下无敌’，实际俺们也归刘伯承将军指挥。”

“我早知道准得当俘虏”

敌一〇四旅的一个上士被俘后，在俘虏群里见到了他原来一个连的几个熟人，就闲扯起来，他说：“还没看见解放军用重武器，怎么咱们十几门山炮还有许多重武器都不顶事呢？”一个俘虏接着说：“你还不知道！当兵的谁愿意打仗，王八旦才给他们卖命哩！你没听连长说：刘伯承用兵如神。在刘永苍人家围住咱，连当官的都没心打，守吧，也得垮，突围也突不了，当官的早换了衣服，用着的时候好冒混一下子，我早知道准得当俘虏。”

“山炮連的都來集合呀！”

我們一中隊有一個班正在搜尋敵人，忽然看見前面高粱地裡有一門山炮，馬上過去繳過來，並捉了個俘虜。問他：

“還有沒有？”

“有！我們山炮連都在這裡。”

“你快喊，叫他們都來！”

那個俘虜馬上扯起嗓子喊起來：**“山炮連的都來集合呀！”**一會呼啦呼啦地從高粱地裡出來一大羣，數了數四十多個，叫他們領着到前邊又找到一門山炮。

“可別打！槍都放在一塊啦！”

我們二班的幾個同志，在野地裡搜索敵人，聽見前面高粱地裡嘩啦嘩啦亂響，一看自己只有幾個人，即詐言說：**“機關槍都架起來打！”**高粱地裡的敵人一听吓得又是拍掌又是喊：**“可別打！槍都放在一塊啦！”**

· 柿子樹上的胖“中將”

唐 西 民

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黃昏，解放軍某部三連一舉就衝進了大豆咀，將蔣匪豫西游擊縱隊全部歼滅了，敵中將縱隊長運其昌饒倖竄出了村子，帶着他的一个勤務兵，搖擺着他肥胖的象狗熊似的身体，跑着往後看着，向着村南逃竄了。我們的戰士根據俘虜的報告，隨即跟蹤下去。

他跑了三里多地，滿身汗珠往下淌，實在再也跑不動

了。真是狗急跳墙，这位“中将”就想爬上山根的一棵柿子树上躲一躲，他抖擞地和筛籬一样，腿也不听使唤，爬了半晌也爬不上。最后还是勤务兵托着他爬上了柿子树，他让勤务兵往西跑，把衣服也扔在往西的路上，他自己抱着树枝，想借着树叶隐避，企图以这样的作法来隐避我们战士的眼目。



他在树上听见了我们战士说话，就更害怕了，吓得他在树上不停地哆嗦，再加上他那一身肥肉的重量，压得树枝不住地摇晃，树叶嘩啦嘩啦地一个劲地响。

这时，战士们已经赶到了山边的三岔路口，正准备分路

去追，有一个战士看见这棵柿子树有一枝动的那么厉害，其余的枝都不怎么动。这天又没有风怎么会自响呢？这个战士想不通，和别的同志打了招呼，就端起手里的冲锋枪，对准树梢连续扫过去。爬在树上的胖“中将”，吓的大叫起来：

“别……别打，我下来！我下来！”

说着便扑通一声摔下树来，他身子刚一落地，就赶快恭恭敬敬地跪在战士们的前面，举起双手连喊：

“请诸位饶命！请诸位饶命！”

战地目击

杜炳茹

刘玉志的包袱

六月三日黎明的时候，蒋匪军五十八师被歼在馬寮营村，我们解放军李月岭同志在检查敌一八三旅五四七团列兵刘玉志的包袱。

李月岭同志一面解包袱一面说：“我检查你包袱的目的是看有没有武器，你私人东西我们一点也不动，你放心好了。”

“我放心，不过我包袱里真是啥也没有……”刘玉志说着悄悄掏出十万法币，向李月岭同志低声说：

“老兄，这给你，买烟吸吧！”

“胡说！”李月岭同志认为是受了莫大的侮辱，有点生气。当他打开包袱一看，原来里边尽是老百姓的衣服、小孩的银手饰、织布用的线、女人的红鞋……乱七八糟一大堆。